

ZHONGGUOERTONG
HONGSEJINGDIAN
中国儿童红色经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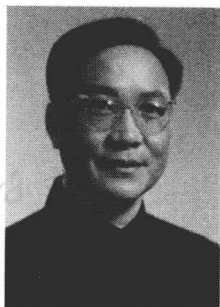
插图本

两个小八路

李心田 著



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



李心田

作家简介

李心田，1929年1月生于江苏省睢宁县大李集。1950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，入华东军政大学学习。毕业后，分配到部队文化速成中学当教员。1963年调济南军区前卫话剧团，从事专业编剧工作。1978年任该团副团长兼创作室主任。

17岁开始学习写作，翌年在报刊上发表诗歌和小说。1957年后，出版大量儿童文学作品：红军时期的有《闪闪的红星》，抗日战争时期的有《两个小八路》，解放战争时期的有《跳动的火焰》和《船队按时到达》，“文革”时期的有《十幅自画像》，改革开放时期的有《屋顶上的蓝星》和《第六演播室》。此外，还有中短篇小说集《夜间扫街的孩子》。出版和演出的剧作有独幕剧《月上柳梢》等8种，多幕剧《风卷残云》等5种。1987年后，涉足成人文学，作品有长篇小说《梦中的桥》、《银后》、《寻梦三千年》、《结婚三十年》和中篇小说集《潜移》。
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国家一级编剧，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。

ZHONGGUOERTONG
HONGSEJINGDIAN
★ 中国儿童红色经典

两个小八路

李心田 著



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两个小八路 / 李心田著; 张茜绘.

—北京: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09.9

(中国儿童红色经典)

ISBN 978-7-5304-4273-9

I.两… II.①李…②张… III.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167573号

两个小八路 (中国儿童红色经典)

作 者: 李心田

插 图: 张 茜

责任编辑: 田晓昕

图文制作: 博雅思

责任印制: 张 良

出 版 人: 张敬德

出版发行: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直门南大街16号 邮政编码: 100035

电话传真: 0086-10-66161951(总编室)

0086-10-66113227(发行部)

0086-10-66161952(发行部传真)

网 址: www.bkjpress.com

电子信箱: bjkjpress@163.com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市国新印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9mm × 1194mm 1/32 印 张: 26.75

版 次: 2009年9月第1版

印 次: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04-4273-9/G · 86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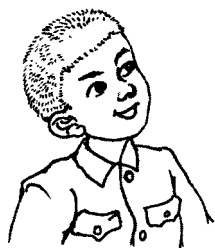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: 75.00元(全套5本)



京科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京科版图书, 印装差错, 负责退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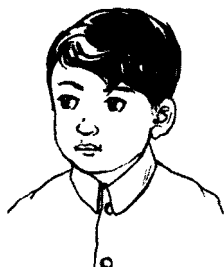
人物介绍



孙大兴

当连长的爸爸牺牲后，他立志为父报仇，在地下工作者的领导下同敌人斗争，经受了战火的洗礼，从冲动任性的孩子成长为智勇双全的八路军小战士。

部队中的小卫生员，孙大兴的好朋友，两人一起在地方上同敌人斗争。孙大兴牺牲后，他接过孙大兴的枪，继续革命事业。



武建华



老靳

表面上是木匠，实际是地下工作者，带领两个小八路在刘集同敌人作斗争。

耿直的庄稼人，积极配合对敌斗争，掩护两个小八路。



刘大爷

目 录

第一部	5
第二部	94

第一部

一

春天了。一九四二年的春天是寒冷的。

从指挥所的窗口望出去，大泽山像一头蹲着的雄狮。天色阴沉沉的。树木还光着枝丫，只有山沟里的野花，已经绽开了蓓蕾。丛生的野草挺着尖儿，像一簇簇锋利的短剑。

“啪！”“砰！”远处还传来零落的枪声。

“严峻的日子哟！”赵团长自言自语地说，他从窗口沉重地踱到桌子跟前坐了下来。战士们正在指挥所外边谈论着战斗的经过，手里还摆弄着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武器。但是每次打了胜仗以后的那种纵情的笑声，现在却一点也听不到。“孙连长牺牲了！”这个不幸的消息，紧紧地揪住了战士们的心。

赵团长双手捧着脸沉思起来。他的心头犹如压上了一块铅那样沉重。“你是党的好儿子，咱们阶级的好弟兄！”赵团长在心里庄严地说，“你为了咱们整个部队的胜利，勇敢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！多么坚强的同志啊！……”

“报告！”

赵团长猛听得一声清脆而带有稚气的叫唤，不禁身子一



两个小八路

震。他抬起头来，小通讯员孙大兴直挺挺地站在他的跟前。

“报告团长，你给政委的信送到了！”

赵团长的脸色陡然变了。他激动地打量着孙大兴：这个孙连长的机灵的儿子，闪着神采奕奕的乌黑的眼珠，结实的胸脯挺得高高的，两条有劲的小腿并得紧紧的，身子站得笔直，活像一棵茁壮的小杨树。

“多像他的爸爸呀！”赵团长想，“这突如其来的打击，对这个十三岁的孩子来说，实在太沉重了！暂时还是别告诉他吧！……”

“没有别的事了吗？”孙大兴小心地问。他感到团长的神色和平常不大一样。

“噢，没有了！你去吧！”赵团长还没有拿定主意。

孙大兴举手敬了个礼，敏捷地转过身去。刚走到门口，赵团长却把他叫住了：

“大兴，你别忙走。”

“是！”孙大兴转过身来，疑惑地望着团长。

赵团长走过去拉着孙大兴的手，让这孩子坐在桌子前面的一张方凳上。他心里还在盘算：“事情迟早总要告诉他的。但是还是迟一点开口吧，即使迟一瞬间也好。最要紧的，得让这孩子心里有个准备……”

孙大兴不安地瞪着眼睛，他觉得团长今天严肃得有点奇怪。

团长对着孙大兴坐了下来，用爱抚的眼光看着这孩子，沉痛地说：“孩子，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……”

孙大兴的心骤然怦怦地跳起来。团长沉默了一会儿，接着说：“你的爸爸，牺牲了！”

“啊！”孙大兴猛地站了起来，脸色立刻变得煞白，“怎么……怎么……”

团长紧紧拉住孙大兴。这孩子一头扎到团长怀里，“哇”的一声哭了起来。

团长的喉咙哽塞了，他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，抚摸着孙大兴的背，轻轻地对他说：

“大兴，不要太伤心。你的爸爸牺牲得很光荣。他阻住了伪军王子舟的增援部队，使咱们能够顺利地消灭了王庄的日本鬼子。他为党和人民立下了功劳。人民会永远纪念他的。他虽然牺牲了，他的精神将永远地鼓舞着我们大家……”

赵团长越说越激动，孙大兴一个劲儿地哭泣，并没有完全听进去。忽然他抬起头来，脸被复仇的怒火烧得通红，含满泪水的眼睛向周围巡视了一下，瞥见床上放着一支驳壳枪，他什么话也没说，扑到床前抓起了驳壳枪就往外跑。

团长急忙喊：“大兴，你上哪儿去？”

孙大兴头也不回，冲出了大门。团长一边喊：“拉住他！”一边追了出来。孙大兴已经被两个战士拉住了。他还在使劲挣扎，嘴里嚷着：“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我要给爸爸报仇！”

团长赶到孙大兴跟前，一把夺下孙大兴手中的枪。战士们都围拢了来。

“我要报仇！叔叔，给我爸爸报仇……”孙大兴呜呜地哭



两个小八路

着说。

“仇是要报的。”赵团长抚着孩子的脑袋说，“而且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仇。”

战士们看孙大兴哭得这样伤心，都想从心里掏出许多话来安慰他。可是有什么话才能减轻这个小战友的痛苦呢？大家面面相觑，都不做声。赵团长向周围的战士扫视了一遍，双手捧起孙大兴的脑袋，抹了抹他脸上的泪水说：

“大兴，别哭了。你的爸爸并不是白白牺牲的。他一个人消灭了几十个鬼子。在他的掩护下，咱们一个排的同志都安全地撤了下来。他牺牲得非常英勇，非常光荣。”

“团长说得对，大兴，”一个战士说，“孙连长是咱们革命战士的榜样。”

另一个战士说：“孙连长为了打日本鬼子，为了咱们穷人得到解放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。咱们一定要为他报仇！”

“大兴，别哭了。”许多战士同声说，“咱们一定为你的爸爸报仇！”

孙大兴睁大了含满泪水的眼睛，向周围看了一遍。他看到每一个战士叔叔的脸色都那么严肃，那么真挚，心里不由得暖烘烘的。他忽然觉得自己太孩子气了，怎么光知道哭呢？

团长用胳膊搂住孙大兴的肩膀，一边走一边说：

“你看见了吗？同志们都发誓要给你的爸爸报仇哩！这不只是个人的仇，这是国家的仇，人民的仇。在战斗中牺牲的任何一个战士，人民都要给他报仇的。”

“嗯！”孙大兴轻轻应了一声，渐渐止住了抽咽。

“战士们说得对，”团长又轻轻地拍了拍孙大兴的肩头，“你的爸爸是咱们革命战士的榜样。咱们都要向你爸爸学习。你也应该向你爸爸学习哩，学习他的勇敢，学习他永远忠于人民的品质。”

“嗯！”孙大兴用袖子使劲抹了抹脸。他挺了挺胸膛，觉得爸爸的高大的身影，就站在他的面前。

正在这时候，魏参谋匆匆跑来了，递给赵团长一份情报。团长打开一看，有力地挥了一下手，对魏参谋说：

“立刻下令，准备转移！”

大兴觉得有点突然，部队打了胜仗，为什么要转移呢？他正想问，团长已经开口了：

“大兴，你快点去收拾收拾！天黑以前，咱们就要开拔！”

天渐渐地亮了，雄伟的大泽山抹着朝霞，显得更加壮丽了。

站在大泽山上可以望见东方的大海。一轮红日，从海天相接的地方冒了出来。湛蓝的海面上泛起了无数跳跃的金色的光点，闪得人睁不开眼睛。山谷里升起了淡红色的雾，初春的早晨是多么美丽，多么恬静呀！

独立三团昨天在王庄歼灭了一股下乡“扫荡”的日本鬼子，为了摆脱敌人的纠缠，连夜向山里转移。一夜急行军，他们整整翻了七个山头，走了六十多里，进入了大泽山的西山套。战士们一个跟着一个，在蜿蜒的山路上行进。山石被夜露



两个小八路

打湿了，滑得厉害。

敌人已经被远远地甩在后面了。战士们一边走，一边又悄悄地谈论起昨天的战斗来。孙大兴却一句话也不说，夹在队伍中间默默地向前走。同志们在谈论什么，他也没听见。爸爸的影子，又出现在他的前面：高高的身子，宽宽的肩膀，脸色又黑又红，下巴上长着硬刺一样的胡子茬……

孙大兴分明记得他八岁的那一年，妈妈在地主家帮工，受到了少东家的侮辱。妈妈一气，上吊死了。爸爸夜里翻进地主家的高墙，用菜刀砍死了少东家，连夜背着他逃出了家乡，在外边流浪了半个年头。后来八路军来了，爸爸带着他投了八路军。

爸爸自小受苦，从来没舒展过眉头，连话都不爱多说一句，脾气显得挺倔。自从参加了八路军，他立刻变得开朗起来，跟同志们有说有笑，好像换了一个人。一高兴，他就纵情地哈哈大笑，笑声老远都能听见。打起仗来，他十分勇敢。在一次激战中，他用刺刀一连撂倒了八个日本鬼子。同志们都叫他“孙快刀”。以后，爸爸当了连长，他……

山路更窄更陡了。队伍走到一段断崖上，左边是四五丈深的山谷，右边是两三丈高的绝壁。战士们一边前进，一边一个地向后传：“小心！”“小心！”

“……爸爸对战士们多好啊！就像对自己的亲弟兄一般。”孙大兴还在沉思，没有注意到山路的陡险，“冲锋陷阵的时候，爸爸总是跑在最前面；撤退的时候，总是落在最后。每天晚上，爸爸总要看战士们都睡稳了，自己才休息……”

“小心！”前面的战士招呼孙大兴。

“小心！”孙大兴心不在焉地说了一声。谁知道他自己脚下一滑，身子一歪，就向深谷里滚了下去！

“哎呀！”战士们惊叫起来，伸手想拉住他，却已经来不及了。孙大兴顺着陡坡骨碌碌滚了几滚，幸好他手快，一把抓住了峭壁上的一丛山枣树，身子就挂在悬崖的半中腰里。

三班班长王玉成往下一看，孙大兴上不着天，下不着地，吓得心怦怦地直跳，连忙喊道：

“大兴，抓紧！坚持一下，我马上把你拉上来！”

几个战士迅速地解下绑腿带，交给王班长。班长把自己的绑腿带也解下来了，接在一起，又怕不结实，把两根合在一起，一头拿在手里，一头挂到悬崖腰里，又高声向下面喊：

“大兴，抓紧！抓紧！”

孙大兴浑身火辣辣的，脑子里轰轰地响，心扑通扑通乱跳。下面是几丈深的山涧，他不敢低头看。忽然看见上面挂下来两根绑腿带，他就伸手把它紧紧抓住，听凭同志们把他拉到了悬崖顶上。

“摔伤了没有，大兴？”战士们围过来关心地问。

孙大兴浑身发麻，同志们这样问长问短，使他感到很不好意思。他咬着牙想站起来，谁知道身子刚支起，有一条腿却不当家了，立刻又倒在地上。

“怎么了？”王班长连忙扶住大兴。

孙大兴一看自己身上：裤子被扯破了，膝盖露在外面。左



两个小八路

膝盖被石头割了一条二寸多长的口子，血不住地向外流。他觉得胳膊肘也火辣辣的，抬起手来一看，原来也碰烂了，手上还扎着几个山枣刺，好几个小口子也在隐隐地出血。

“快向后传，喊卫生员来！”班长王玉成说。

“喊卫生员，有人摔伤了！”战士们一个传一个，向后面喊。

王玉成和战士们把孙大兴抬到路旁的一块平地上。不一会儿，从后面跑来两个人：一个是宋军医，一个是小卫生员武建华。

武建华挤在人丛里，他看孙大兴摔成这样，不由得埋怨地说：“大兴，大兴，你怎么会掉到山沟里去的？”

孙大兴抬头看看是武建华，回答说：

“我也不知道呀！脚底下一滑，骨碌一下子就滚下去了！”

“哎呀，你不会小心点呀！人家……”

武建华还想说下去，王班长推了他一下，说：

“你这个卫生员问得倒怪有意思的，他是自己愿意掉下去的吗？”

武建华涨红了脸，低下头去，赶紧替孙大兴脱鞋。他是孙大兴最要好的朋友。两个人年纪一般大，脾气又挺合得来。他刚才听说孙大兴掉到山沟里去了，吓出了一身冷汗；跑来一看孙大兴摔得浑身是伤，安慰的话说不上来，反倒埋怨起来了。大兴懂得他的心思，倒一点也不怪他。

宋军医把孙大兴的伤口，一处处都洗干净了，然后用纱布裹了起来。孙大兴提好了裤子，又想站起来，谁知道刚支起腿，

身子就歪倒了。

武建华赶紧把大兴的胳膊搭在自己的肩膀上说：

“来，我扶着你，慢慢地走！”

“我能走，我自己走！”孙大兴挣扎着，要把小武推开。

“小武，你让开。”王班长一把拉开小武，自己蹲在孙大兴面前说，“来，我背你！”

“不，不！”孙大兴更不肯了，连连说，“我能走！我能走！”

班长不听他的，两只大手伸到背后，毫不费劲地把大兴托在背上，站起来就走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团长骑着马瞧大兴来了。

“怎么样啦？”团长跳下马来，问孙大兴。

“没有什么，就碰破了点皮。”孙大兴一边回答，一边趁机从王班长背上往下坠。

团长皱着眉头，他看孙大兴手上、胳膊肘上、腿上，全缠着纱布，摇了摇头，拉过自己的马来，向班长王玉成说：

“叫他骑着马走。一路上好好地照顾他。”

孙大兴本来就在埋怨自己给首长和同志们添了不少麻烦，团长这一回又要把马让给他骑，他更觉得过意不去了，急忙喊道：“团长！你骑马，我能走……”

“别逞强了！路上小心点儿吧！”

团长嘱咐了一声，头也不回地顺着又陡又斜的小道，一溜小跑追赶前面的队伍去了。



两个小八路

二

太阳快落山了，朝西的窗子上，还留下一抹淡淡的余晖。

孙大兴刚摔伤的时候，倒并没感觉到十分疼。在马上骑了几个钟头，现在躺在老乡的床上，他渐渐觉得腿上、胳膊上、手上疼得像针扎火烧一般。指挥所就设在隔壁屋里，他怕打扰团长和政委，咬着牙忍受着，连哼都不哼一声。他还在埋怨自己太不小心。想起方才挂在悬崖上的情景，他不由得闭上眼睛，暗暗地说：“真危险啊！”战士们在外边来来往往，有说有笑，他却一个人躺在屋里，真是太寂寞了。忽然看见房门轻轻地推开了，伸进来一个圆溜溜的脑袋。孙大兴高兴地喊了出来：“小武！”

“你好点儿了吗？”武建华走进来，轻轻地问。

“没有什么。”孙大兴用手撑着床沿，坐了起来。

武建华看看孙大兴，才半天工夫，他的脸好像瘦了许多，还带点儿青色，眼睛也显得有点呆板。武建华知道：这不是由于受了伤，而是孙连长的牺牲，使大兴的精神受到了沉重的打击。他对大兴笑了一笑，便坐在床沿上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煮

熟的鸡蛋，递给大兴：

“给你。”

“哪儿来的？”孙大兴没有伸手去接。

“房东大娘给我的。”

“怎么能随便要人家的东西呢！”孙大兴说。

“我哪是要来的！”武建华连忙解释说，“我们昨天转移的时候，房东大娘硬要给我个鸡蛋，我说什么也不肯收。后来走到半路上，觉得口袋里好像有个什么东西，伸手一摸，嗨！原来老大娘偷偷地把鸡蛋搁在我口袋里了。”

武建华一边说，一边笑。孙大兴也笑了，便说：

“给你的，你就吃吧！”

“我不吃。你是伤员，给你吃！”武建华把鸡蛋塞在孙大兴手里。

孙大兴知道武建华是一片真心，不吃反倒对不起他了，便把鸡蛋磕破了，剥了皮，掰成两半，递了一半给武建华。

“你一人吃吧！”武建华说。

“不！一人一半。”

武建华看孙大兴很固执，只好接过半个鸡蛋，陪他一块儿吃。吃完了鸡蛋，武建华向孙大兴说：

“我要向团长要求，不在卫生班了。”

“上哪儿去？”

“上通讯班，和你一起当通讯员。”

“当通讯员比卫生员好吗？”